



风物

圣贤照亮的山与水

孔令娥

古语曰：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微山县就是一块有山有水有圣贤，且历史悠久、人文荟萃的风水宝地。这里的青山碧水，皆因圣贤的照耀与护佑，而更润泽灵秀，闻名遐迩。

一

这里的“山”就是微山，这个丘陵似的小山峰，翠柏丛丛，滴翠凝绿，位于微山湖东南部的微山岛上。传说这里曾是凤凰落过的神秘地方，也叫凤凰台。这凤凰台也是微山岛的制高点，海拔91.6米。商纣王的庶兄——殷微子的墓就坐落此台上，因此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这山因微子而著名。

微山的所在地微山岛，是一处著名的五A级风景区。岛上有微子文化苑，内有三仁殿与望湖阁。三仁殿是为纪念殷商时期的微子、比干、箕子而设的大殿；望湖阁，也叫崇德阁，共9层81米高，是目前亚洲第一高阁。登上这象征微子仁德而又高耸入云的宝塔，可以饱览湖光山色，俯瞰运河盛景。

二

这里的“水”就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——微山湖。它南北长120多公里，东西宽

20多公里，是由微山、昭阳、独山、南阳4个湖组成，统称微山湖。

如果从高空俯瞰长条状的湖泊，她极像一位俏丽而端庄的仙女，静卧在鲁西南的古泗河流域。细看最北端的南阳湖，就是她高耸的发髻、俊美的面孔和细长的脖颈，往东南的独山湖是她丰满的胸部，再往东南的昭阳湖就是她的杨柳细腰，最南部的微山湖是她宽摆拖地的美丽长裙。这里一湖清水，三季翠绿，四季鸟鸣，山水联袂，烟波浩渺，禽鱼飞跃。

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微山湖，以琼浆玉液般的清澈之水，滋养着179种水生植物，造就了一座蔚为壮观的植物王国，它让78种鱼在这个水晶般的国度里遨游。

这里湖草鲜美，葱葱郁郁，青翠欲滴；这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这里山水环绕，渔帆点点；这里是鱼类的乐园，水禽的天堂，人间的仙境，令游客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

古老的京杭大运河，像一条银色的飘带穿微山湖而过。这里河湖相连，水天相接，文脉传承，绵延不绝。这里沉淀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底蕴，这里是衔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绿色纽带，且孔子当年发出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古泗水，在这片湖里常流常

新。这里日夜流淌的，不仅是清澈的河湖水，还是中华民族文明文化的血脉。

这里也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，保家卫国、无私奉献、不怕牺牲的红色基因，在这里代代传承。

三

这里的圣贤就是殷微子，这位商纣王的庶兄，面对纣王的昏庸无道、穷奢极欲、暴虐嗜杀，屡次进谏，均不被采纳，愤而出走。

《论语·微子篇》曰：“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：殷有三仁焉！”这位



发现

《山海经》里的𧈧𧈧是谁

任小行

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载，空桑之山，北临食水，东望沮洳，南望沙陵，西望潒泽。山中有兽，“其状如牛而虎文，其音如钦，其名曰𧈧𧈧，其鸣自叫，见则天下大水。”

《路史》《荒史》等文獻认为，此山位于古兖州，因盛产桑树，又名广桑。关于“𧈧𧈧”为何物，后人莫衷一是，多以“神兽”“怪兽”语之。其实，它根本不是什么兽类，而是一种至今仍然常见的昆虫——桑虎天牛。

桑天牛，古称“𧈧”，属鞘翅目，天牛科。《尔雅·释虫》云其“𧈧桑”。郭璞注曰：“𧈧桑，似天牛，长角，体有白点，喜啮桑树，作孔入其中，江东呼为𧈧发。”因其啮桑，似天牛，后世称之为桑天牛。它有两长角，如八字，似水牛角，故鲁西南民间称之为水牛。

桑天牛不止一种，除郭璞所说的白点桑天牛外，还有背板分为黄色、赤褐色和黑色3段的桑天牛。华德公在《蚕桑病虫害原色图谱》中说：这种桑天牛，“翅上有黑色和黄色相间的斜带，谓之虎斑，是其显著特征”，故又名虎天牛、虎斑天牛、桑虎天牛。

桑虎天牛，形状似牛，翅上有虎斑（纹），与《山海经》中𧈧𧈧“状如牛而虎文”的外貌，惊人一致。

《山海经》说𧈧𧈧“其音如钦”。钦，通“吟”。若用绳子拴住桑虎天牛的一条腿，它会扇动翅膀飞行，发出类似“吟吟”的声音。《山海经》又说𧈧𧈧“见则天下大水”，恰与《本草纲目》桑天牛“夏月有之，出则主雨”的记载不谋而合。

可见，𧈧𧈧根本不是什么神兽、怪兽，而是今天仍然司空见惯的桑虎天牛。它在古代中国并不罕见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为何将其放在空桑之山来写呢？恐怕与这里的蚕桑业发达有关。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至汉武帝时期，古兖州地区仍“颇有桑麻之业”。桑天牛为桑树天敌。《蚕桑病虫害原色图谱》：“幼虫蛀食桑树枝干，形成宽大隧道，树皮龟裂，阻碍营养和水分的传导，轻者桑树枝细叶小，降低产量，重者大量枯萎死亡。”

以种桑养蚕为业的当地先民，畏桑天牛如虎，对其形态及生活习性之了解，自然比其他地区的人要早且更清楚。再加上这里两面环水，北临食水、西望潒泽，先民常遭水患之苦，或许，他们很早便发现了桑天牛出现与下雨之间的关系，并将之记录下来，成为《山海经》相关部分的原创者之一。 ■文欣 摄影

故里钩沉

三叔和他的代销点

李静

上世纪70年代或是更早，公社的供销社实行“一村一点”，在每一个村子里都设一个代购代销点。1972年，我近门的三叔21岁，从别的村民手里接过了村里的代销点，开始了他经营至今的店铺生意。

代销点所销售的东西屈指可数，针头线脑、松紧带、扣子、盐、酱油、醋、烟、酒，大概就这些了。油是没有的，那时候农村人吃不起豆油，能去王鲁集上买块肥猪肉炼油的，是极少数的富户。尽管肉只有几毛钱一斤，也得要肉票。买糖要糖票，买布要布票，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。

每逢中秋节，一口人能领到半两油票。过年时，一口人领到一两油票。代销点的火柴2分钱一盒，酱油一毛二，醋8分。酱油醋和酒都是散打的，有端子挂在桶边上，也不用称，一端子就是一斤。

酒和烟算是种类繁多的，酒有8毛钱一斤的山东白干、青莲、曹州，最好的是1.92元一斤的鱼台米酒，除非家里来了贵客，自己是舍不得喝的。烟有8分钱一盒的葵花，9分钱一盒的向阳，一毛五一盒的普康，一毛九的荆桥，还有白包的那种没有名字。

代销点一开始设在村中心，我表爷爷家在高台子上的两间草房子里，他被大队安排去河滩上看惠河了，房子就闲了下来。后来有些年，代销点搬到学校里，大队卫生室、宣传队都设置在学校。

三叔每天在家与代销点之间往返，有时候还要执行供销社分配的任务，用钩担挑着货物，走街串巷，甚至到田间地头去卖。进货是用大队里唯一的一辆地排车，到王鲁供销社去，顺便捎着代购来的废铜烂铁、塑料、胶鞋底

小时候在乡下，隔三差五的夜里，准能听见黄鼠狼子拉鸡的恐怖哀叫声，撕心裂肺，让人从头到脚出麻气儿，再胆大的孩子也会忙不迭地蒙头藏起来。特别是在深冬季节，庄稼地里能吃东西断了茬，村里的鸡窝便成了黄鼠狼子的首选觅食地。如果有谁家忘了堵鸡窝，或者有鸡没钻窝，十有八九会上演黄鼠狼子拉鸡的闹剧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家家都有散养鸡，白天满街跑，甚至跑到村外的地里觅食，通常都是一只大公鸡、一二十只母鸡。母鸡勤快的时候，一天下一个蛋，过不了多久就能攒上一小筐，逢集就去卖，平时自己舍不得吃，除非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，女人过月子，或者有人生了病，才不得已吃上几个。

即便到了母鸡下蛋的淡季，好多天才攒上七八个，也会用包袱或手绢包上，提到集市上卖。几乎没有按斤卖鸡蛋的，买家也是既稀少又“小气”，买不了几个不说，还为了几分钱面红耳赤地讲上半天价。毕竟，对于多数户家来说，在生产队出一天工也挣不了几分钱，油盐酱醋就指着这几个鸡蛋呢，自家养的鸡成了摇钱树。

要保护好自家的鸡，各家都垒了砖坯混砌的二层鸡窝，底层是天黑呆的地方，没有窗户，只留20厘米见方的小门儿，够鸡们出入



等。每个月盘点一次，去供销社交账，风雨无阻。供销社把代销点营业额的4%给大队里，大队里再拿出一部分加上，给三叔发工资。

1980年，分到户，供销社和代销点结算清楚后，给三叔办了营业执照、烟草证等，代销点自此属于个人经营，名字也变了，叫“经销点”。但到我记事时，墙上还是用白灰刷着的“代销点”3个醒目的大字。

我家就在经销点斜对过，打酱油醋是我常年不变的任务。酱油还是一毛二一斤，醋还是8分。母亲每次都是递给我两个瓶子和两毛钱，一斤酱油一斤醋，刚刚好，想买根江米棍吃都是奢望。

那时候经销点的货品丰富了一些，有了手帕、卫生纸，有了白糖、红糖、糖精、黑酱、辣椒酱、豆腐乳、罐头，有瓜子、糖块、花米团等零食，还有大张的红纸、白纸和盖年货用的草纸，鞭炮也有了，烟酒的种类也增加了。

记得一进门是乌青油亮的水泥柜台，柜台后面的货架上，摆得满满当当。村民的消费需求高了，经销点有点跟不上。赊账的也多了，墙上挂的小账本上，写满了名字。

这时候三叔进货，已经是拉着地排车到更远的县城去了。最早是邹县和滕县的人在谷亭老街租了房子，白天就在大街上，用长条凳铺上苇子、竹子或高粱秸编成的箔，支起摊子搞批发。后来鱼台人也做批发生意，还有18间屋，也是批货的地方。

那时的经销点，已不仅仅是商店，也成了入场。农闲的时候，大人们买了东西也不马上走，三个五个坐在一起拉呱，或者是就专门到经销点去会会，谈天说地，很是畅快。

经销点也一样吸引着我们小孩子，有钱

济宁我家乡

少年对面的黄鼬

魏朝凯

就行；上层是鸡下蛋的地方，一般是宽绰些的门洞，没有门，好让鸡展开翅膀飞上飞下。里边铺着柔软的麦秸，中间扒几个小窝，够两三只鸡同时下蛋。

铺那些麦秸，也不全是让下蛋母鸡舒服的，也是担心摔坏了蛋。我和发小经常偷看母鸡站着下蛋，鸡脸憋得通红，扑通一下子就下来了，没有麦秸的铺垫还真不行。

母鸡下完蛋，就从产房飞跳到地上，“咯哒咯哒”地表功，昂首挺胸地找个没空。我们兄弟几个争着去捡鸡蛋，一堆一堆热乎乎的，两手抓不下了，就折起衣服的下摆兜。

活鲜活鲜的土鸡蛋，让人越看越眼馋，瞅准大人不在家的机会，就偷着喝上一个生鸡蛋，香鲜滑软，眨眨眼的功夫就没了。当然，为了不挨揍，蛋壳会扔得远远的……

黄鼠狼子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动，大人们睡觉前，都看着鸡钻窝，鸡窝门堵好才放心，但黄鼠狼子武功高强，能扒通窄小砖缝，钻进鸡窝咬鸡、吃鸡。那砖缝小得仅能伸进它的头，很难想象它那粗大的身子是怎么钻进去的。

有时黄鼠狼子也会挖地道，往往是在刚下过雨不久，土质松软的时候下手；有时也能顶开鸡窝门，大摇大摆地拉着鸡到别处吃。恹着不钻窝的鸡，就更不在话下了，几乎必死无疑。

遇到黄鼠狼子拉鸡，叫声再惨人也得去救，特别是钻进鸡窝的坏蛋，如果不去驱赶，它能把所有的鸡都咬死再吃。哥哥们都陆续去外地上学了，这一场场家鸡保卫战，就轮到

被孔子赞为“三仁”之首，智慧而仁慈的微子，深谙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等立德为民的道义与宗旨。

在周武王军队占领了朝歌后，微子携带殷商祭器来到武王营前，武王仍将他封于微地。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后，微子被周公旦封为宋国国君。

微子仁爱贤明，善察事理，赢得殷商遗民拥戴，其死后被葬宋国留邑东山之上。此处即今微山岛，微山、微山湖、微山县皆因微子而得名。殷微子点亮了这里的山与水，他是这块红色热土上精神与文化的根与魂。微山县，才有了闻名中外的一山一水一圣贤。

微子用智慧和身体力行，推崇仁爱、德治等思想。到他的十五世孙——孔子时，已充实完善成系统的儒家思想体系；再到十七世孙——目夷及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孟子等人，接续培根铸魂，儒家思想这棵参天大树，就永远屹立于人间，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，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人类古今。

孔子的祖先——微子，其博大精深的仁爱、德治思想，就是儒家思想的真正源头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道同一脉、相继传承和源远流长。

■楚贵元 种晓靖 摄影

三仙山，一座传奇而神秘的山，位于邹城市田黄镇。整个山脉由福山、禄山、寿山连绵组成，占地2万亩，海拔466米。福祿寿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三位神仙，是掌管幸福、富贵、长寿的三位吉神，而三仙山山清林绿，泉石相激，仙气飘飘，到处飘荡着迷人的神话与动人的传说。

车到半山腰的环山观光路停下，仰望山顶，视野从身边各种杂树、绿草和鲜花打开，渐次向上，满山的松柏昂然挺立。蓝天白云下，那蜿蜒在绿色海洋深处的淡白色盘山路恬静深邃。俯视山下，层层金黄色的梯田，高低错落，环绕山坡。山脚下绿树掩映的村庄灰瓦白墙，远处片片湖光星星点点闪烁。

在这充满仙气的山中，寻觅着仙人的神秘气息，松涛连绵，微风拂面，阳光在葱郁的山林间打着漩。面对着亿万年前形成的大山，看自然的沧桑和岁月的魅力，谁都会用虔诚领悟真谛，用行走践行生命的精彩。

我独自走下环山道，在寂静的羊肠小道前行。登上那块迎风而立的巨石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山川湖泊尽收眼底。也许三仙曾在此把酒临风，笑傲江湖；那棵巨柏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或许三仙曾在此布施讲道，造福人间；那朵石榴花向光而生，也好似有了神韵；那只翩飞的花蝴蝶，时而在花蕊间，时而在山谷里盘旋。

漫步山脚，古老的村落依然寂静，村头闲坐的几个老妇人正在笑谈；山洼里的那片桃园，早熟的油桃挤满了枝头；头发花白的桃园主人，用他挤眯起来的笑脸，邀我们尝鲜；一个个塑料大棚内，花果蔬菜应有尽有，郁郁葱葱。

三仙山，本没有这神秘妙曼的名字，当地人俗称大山头、二山头、三山头。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，荒凉的三座山头，已成了旅游胜地和生活乐园。福祿寿三山的命名，更是承载了美好的向往。

我们的团队要集合了。回望三仙山，仿佛还在诉说神秘过往和美好传说。一天的三仙山之行，虽然没有寻觅到三仙的踪迹，可我突然醒悟，在这里，山就是仙，人不也是仙吗？依然在山间辛勤耕耘的人们，辛劳一生依然对世间美好深情仰望。古朴山村闲坐交谈的老妇，桃园里勤恳热情的主人，大棚里忙碌的农妇，他们每个人都在用不停的劳作忙碌着人间的美好，用多彩的生活装点着人间的幸福，用乐观的精神诠释着生命的真谛。他们不都是这美好人间真正的仙人吗？

笔尖上的济宁·民俗探微

“有事到家里”

刘修健

8年前的一个冬夜，寒风凛冽。我从泗水苗馆东北一个偏僻山村沙厂运沙，车排了很长的队，到我装车已是凌晨两点多了。

装车出了沙厂，就进入了狭长崎岖的山村小路，两边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了薄薄一层寒霜，在车灯照射下，宛如一幅美丽的画。

翻过了一座小山，前面是一处大上坡，汽车咆哮着向上冲着。快到坡顶的时候，发动机突然声音异常，油门无力，瞬间就熄火了。经验告诉我，这是发动机故障。这时出现溜车，情况十分危险。我赶紧靠边，踩住制动，拉紧手刹，才把车停下来。

薄薄的汽车铁皮一会儿就冻透了，我蜷缩在车里，冻得犹如电影《平津潮》里的感觉，肚子也咕咕叫起来，饥寒交迫迫等天明有人救援。

小路上人和车三三两两，稀稀疏疏地从小山村涌上小路，由远而近嘈杂着，人也慢慢多起来。我下车走到旁边空地上，见有两根木棍栽在地里，是两头用铁丝拴着的农村晾晒架。

这时，从街对面走来一个身穿花棉袄的20多岁女子，乌黑的头发上扎着短马尾辫，白里透红的脸上洋溢着幸福。她右手抱着一个盆，里面是洗干净的褊子，她把褊子展开，抖了抖晾在铁丝上。

我走过去说：“你好！大妹子，这里有饭店或小卖部吗？我车坏在道上了。”

她看我一眼说：“这一片儿没有，要到下边，走很远。”

“嗯，谢谢您！”她晾完褊子，转过身对我说：“你到我家去吃饭吧！”“不麻烦了，谢谢！”心想这无亲无故的。

这时候，附近的几个人走到空地上来，其中一个穿军大衣的大叔问：“车趴窝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“在车上够冷的吧！”不大一会儿，那位花袄妹子过来喊我，“大哥，做好饭了，来吃吧。”

“谢谢啦！”不麻烦了。”“没关系的，”旁边大叔说：“她人好，去吃饭吧。”另外一个人说：“这年头还是好人多啊！”

“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像她这样的人少啊！”在大家劝说下，我跟着她到了家。

屋里很整洁，中间有个火炉，里面熊熊燃烧着，我立刻感到热乎乎的。饭桌上的猪肉炖粉条，还冒着热气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。

抱孩子的婆婆看见我说：“过来坐，农村没啥好吃的，就凑合吃一口吧！”

“大娘，您太客气啦！这已经很好了，不知道咋感谢您啦！”

妹子说：“我们家也有车，出门在外不容易，随便吧。”

妹子给我盛了碗热气腾腾的米粥，又香又甜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粥了，一股暖流涌到心里。

吃完饭，我掏出些钱放在桌子上。妹子拿起来，塞到我口袋里说：“可别这样，我可生气了。”

“真是太感谢您全家了。”我走到门外给她们挥了挥手。

花袄妹子朝我这边喊道：“路上慢点，有事到家里！”